

故乡吟

乡愁洒满大口塘

吴春明

—

我的家乡砣矶岛形状似大写字母“L”，蜿蜒逶迤如龙，似乎在佐证着砣矶原来是“鼍矶”的传说：“鼍矶”本义就是鼍龙，是古典名著《西游记》中的角色，泾河龙王的第九子，西海龙王的外甥。它横亘在渤海海峡中心位置，东临黄海，扼京津门户，大有鼍龙在，万夫莫开之势。

砣矶岛有一个大口塘，呈“U”形面对南方。三面分布着西村、中村、东山和北村四个自然村，在岛内俗称大口西村、大口中村、大口东山和大口北村。西村和东山村形成的两个岬角就像砣矶岛伸出去的一双臂膀，轻轻地把大口塘拥抱着怀里。

大口塘是一个天然避风港，过去没有人工修建的码头，砣矶岛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渔船大都停泊在此。船是渔民的第二个家，每到夜晚，桅杆上的渔灯守护着渔村的安宁，如夜空中的繁星。

我出生的地方，离海边不过百米之遥。大口塘内因雨水带来大量泥沙，水底慢慢形成厚实的淤泥层，丰富的饵料吸引了大量的鱼虾在此洄游产卵，更是我孩时的天然游乐场。尤其是夏天，个个晒得像一只只黑不溜秋的泥鳅。水底肥沃的淤泥里长满了海草，连根拔起来，是黑色的泥浆，里面就是海蚯蚓的家，这可是放针良船、钓鱼的上佳饵料。冬季，一场大风过后，这些水草一部分会被带上潮间带，又成了渔家盖房子的最好辅助材料。海草的柔韧与黏滞，赋予了海草房屋顶独特的质感和色彩，阳光着色，先翠绿后紫褐，最终蜕变为灰白。而海草房的基座和墙壁，则是由崖边独有的砣矶岩石和鹅卵石精心砌成，色彩斑斓，纹理各异，犹如一幅幅天然版画，这些岩石构筑了海草房的坚固外壳。

冬季赶上退大潮，海水快速退去，就像一块地毯快速卷起，让那些来不及逃跑的鱼虾贝类裸露出来。礁石上的海蛎子、海虹、各种海菜，还有藏在石缝里的鲍鱼、螃蟹、红螺、辣螺、香螺等都是舌尖上的美味佳肴。人们拐着篓子，手拿工具，踏歌而至，尽兴而归。

—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我家的房前有一座三层木楼，是母亲工作的卫生院，我常常爬到楼顶，眺望大口塘的风光。鱼汛到了，各种渔网搭在渔民的肩头上了船，而后塘内会平静许久。直到某一天，渔船突然又像喊着口号从天边冒了出来，塘里再次升腾起一片喧嚣。此时的大街小巷也变得嘈杂起来，数日里，家家户户的院子里晒满了鱼货，房前屋后的空气中塞满了鱼腥味儿。

渔家大嫂在厨房里忙活着，炊烟比平时浓密了许多，老酒的醇香也飘

荡在家家户户的窗前，仿佛是在宣告出海打鱼的当家人回来了。海滩上的鱼腥味更加浓烈，吸引着海猫子（海鸥）上下翻飞，争抢着水里漂浮的小鱼小虾。一筐筐鱼货摆满滩上，人们忙着卸货、卖货、分货。船老大蹲在船头，嘴里叼着烟袋锅，古铜色的额头上铺满了曾经路过的航道，撒过网的渔场，与风浪搏斗后的伤痕，还有丰收后的喜悦。

更远处的猴矶岛，每到夜晚灯塔的闪灯穿透夜幕一直照射到大口塘，与月光交融在一起，水面上就会有无数星光闪烁，像一群银鱼在游动。长大后才知道，猴矶岛的灯塔，是英国人在1882年修建而成，是庙岛群岛的第一座灯塔，后安装太阳能电池板供电，射程可达28公里。灯塔是大口塘沧桑岁月的最好见证。1928年沈鸿烈在猴矶岛上安装了雾号，每当雾天，沉闷的雾号如老牛的吼叫声，与刺破夜空的灯光护佑着一条重要的国际海上通道——砣矶水道。

在大口塘的左右各有一个船坞，一个是属西村的，一个属东山村的。船坞上铺设两条铁轨，它们从陆地一直延伸到海底深处。需要上坞的船只会被卷扬机慢慢从水里拖到岸上，就像一名刚刚不小心落水的人被打捞上岸，浑身湿漉漉地滴着水滴，无力地趴在那里等待着救援。

以后的日子里，它被安排了无数的环节去整修。船，累了，很像一个病人躺在病床上，已经身不由己。

—

船坞上不仅有需要修理的船，也有新排的船，海岛人造船称为排船。建造一只大风船，工程十分复杂，有铺志、安脚梁、镶载板、安大柱、安大筋、铺杆堂子、安虎头、装山座、造大桅、编舵、做大篷等几百道工序，都是靠人工一点点打磨完成的。人们簇拥着它，呵护着它，看着它崭新的身体慢慢长大。终于有一天，“喀叭”一声，最后一处的榫卯相扣，这是“骨骼”成熟的声音，是新船才有的“成人礼”。

要下水了，它昂首挺胸，身上挂满了鲜亮的彩缎，一面红旗在桅杆上迎风猎猎。船老大带领着伙计们举行完隆重的下坞仪式，船只像一个新生儿被送到大海的怀抱。每次远航，船上都备足了饮用水、食物和网具，老婆孩子站在岸边送别，期待的目光让船上每一个人都绷紧了肌肉。他们知道，每一网打上来的都是渔村里袅袅升起的炊烟。

从“刳木为舟，刳木为楫”到使用榫卯工艺，三百多年来砣矶岛的能工巧匠在心里演绎出无数张草图，用粗粝的大手和超人的智慧，建造出了一只只有资格闯荡大海的大风船，如今它已成为中国海洋文化的宝贵遗产。

有一则旧事是如此展开的——1947年3月，长山列岛再度落入国民党手中。某晚，大口塘里一艘大风船

停靠在岸边，几路人马匆匆汇集在一起，登上已经鼓帆待发的船，我爷爷做为船老大手提着桅灯脸色凝重地注视着一切。他知道，这些人是砣矶岛即将秘密转移到大连的部分党员干部，他们是未来革命的火种，是长山岛的希望。

那一晚，大口塘悄悄目送着，月光如烟。再以后，第二次解放长岛，南下解放舟山群岛，解放海南岛，直到准备解放台湾岛，都曾有过砣矶大风船的身影。那一段段乘风破浪的故事永远留在了渔家人的记忆里，也让大口塘的履历更加饱满和辉煌。

—

在大海的岩层之下，暗藏着涓涓泉水，它们流淌了几亿年。忽然一天它被某种声音唤醒，看到了阳光和天空，看到了倒映在水里一张张陌生的脸。从此，它和千家万户，和每一个人有了割不断的情缘。

在海岛每一个村子里都会有一口老井，它们往往都有百年以上的历史。老井是每一家每一户共用的水缸，滋润着世世代代的渔家子女。在大口塘临近的三个村子里各有一口老井，呈“品”字型。西村的地势比较高，中村和东山的井口看上去和海平面持平。中村的那口井离海滩不足百米，深约二丈，井台八尺见方，上用整条大青石砌成，因水的浸泡，泛着粼粼青光。尤其是靠近井沿上那四块，被打水的井绳磨出了几道深深的勒痕。井水清澈、甘甜，甚至其他村民也不嫌路远前来打水。海岛的土地弥足珍贵，本来村与村之间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界限，岩层底下的泉水连着一个村、一个岛，甚至几个岛，同饮一井水也就成就了同一种乡音，不管走到哪，都能唤起一脉相承的共鸣。

渔村过年，家家户户有一个重要的环节，就是填缸。不管家庭人口多的还是少的，不管缸大还是缸小，都要提前把缸填满。井水并不是天天都是丰盈的。挑水，等于抢水，天不亮就要去排队，去晚了，打上来的井水都是浑浊的，需要回家“坐清”。谁家的缸满了，溢出来了，也预示着来年的日子“满当当，肥嘟嘟”。如果遇到下雪天，井台上排队的水桶已经分不清是谁家的了，井沿上有雾气萦绕，雪花飘落进井里。挑水的人一不小心就会摔个四仰八叉，水桶会滚出老远，引起一片哄笑。

遇到干旱的年份，海岛的淡水也就紧张起来。井台上永远都会有人在排着队。井也比平时深了许多，辘轳上的水桶放很久才会听到落进水里的声响。水桶在大人的手中摆来摆去，试探着能多打点水上来。有一天，水井终于干枯了，一晚上积攒的那点水也是浑浊不清。人们只好商议着派人下到井里，清理淤泥和杂物，顺便也会捞上来几只不知何时落在井下的水桶。

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，村里铺设

了自来水管道，现代化的海水淡化装备取代了水井，水井被封存了起来。候鸟熟悉井的位置，它们照旧留下了许多不知名的植物种子，密密麻麻地长满井的四周。

每一个砣矶人的记忆里都会有一段老井的故事，或深或浅，或浓或疏，在心底潺潺流淌。多少人被这口井孕育着长大，又从这里走向外面更大的世界，或许一别就是永远，但故乡的水已经融入每一个游子的血液之中，甚至泪水都带着故乡的味道。

—

多年之后，因为海岛土地的局限性，人们不得不心存愧疚之心和大海讲和，大口塘牺牲着自己的地盘，以包容之怀慢慢后退再后退，让柔软的湿塘变成了硬实的土地。如今，抄手般的挡浪坝把大口塘一分为二，西村和东山触手可及。塘外依然波涛汹涌，成排的养殖架上挂满了鲍鱼、海参、海胆、扇贝和海带，这是渔民赖以生存的蓝色良田。坝内成了船只的后花园，几块小的滩涂已失去了宽阔的资本。每一个晚上，海浪都会轻轻溜进来看看，就像夜晚母亲探望熟睡中的孩子，为孩子掖掖被角，然后又安心地悄然退回去。

我慢慢走上大坝，走进大海的腹地，如走在一条宽阔的马路上，脚下的鞋就是一条船，从来没有沉过。我常常臆想第一批踏上砣矶岛的人，他们一定是从很远的地方一路追寻着蓬莱仙境而来，然后乘舟楫北上。没承想半路遇到狂风暴雨，危急关头一个个浪涌神奇地把他们推向大口塘，当他们爬上岸，发现这片原始的岛屿和面前风平浪静的海湾时，他们定是欣喜若狂，山与岛、岛与塘、塘与泉让几只瘫在岸边的小舟彻底放弃了继续远航的念想。他们终于下定决心拥抱这片人间桃花源了，从此在这里开荒掘土，撒网捕鱼，薪火相传。

砣矶岛因他们的到来而升起了人间烟火，有了生生不息的子孙传承，有了大口塘的喧嚣，有了远航的风帆和一段段荡气回肠的故事。

如今，在这片拓展出来的土地上又增添了一处独特的地标建筑，那就是砣矶砚台展览馆。曾走进皇家宫殿的砣矶砚也有了在故土的栖身之地，砣矶砚代表着砣矶山的脊梁、崖壁的冷峻与高傲，它们因大海的润泽而有了雪浪般的肌肤，它们因日月的濯洗而发出金星般的光辉。古往今来，不知有多少文人墨客在砣矶砚上提笔吮墨，把中华民族国粹的神韵渗透在行草隶篆之间，悬挂在人们的思念之中。漫漶之处，又变成了游子梦中的故乡，大口塘也因此有了欣慰的回响。

一处老塘，一口老井，一方老砚，一只老船，它们彼此相依，像老朋友一般围坐在一起，和着渔家号子最质朴的音调，吟咏着砣矶岛的前世今生。